

日丹諾夫同志

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發言

東北書店發行

日丹諾夫同志

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發言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立 三 譯

日丹諾夫同志

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發言

立三譯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同志們！關於阿列克山得洛夫一書的討論，沒有局限於這個題目的範圍，而開展得更廣泛和更深入，提出了哲學戰線狀況中的一般問題。這次討論變成了一種關於科學的哲學工作狀況中各種問題的全蘇聯討論會議，當然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編輯哲學史教科書，編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教科書，是一個有重大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所以中央委員會組織這一次討論，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事。

編輯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給我們的知識份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時也就是在發展馬克思、列寧哲學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這部教科書提出了這樣高的要求，是當然的事。因此擴大討論的範圍，只是有益處的。討論的結果，無疑地會是很巨大的，尤其是因為在討論中不僅涉及了那些與估計這本教科書有關的問題，而且涉及了哲學工作中許多更廣泛的問題。

在我的發言中想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說一說，我決不是想來做討論的總結，——因為這是這本書

作者的任務——我只是參加討論發言而已。

我要預先請大家原諒，在我的發言中將要作些引證，雖然巴斯金同志極力反對我們這樣做，當然，他是哲學大海中的老航海家，可以憑眼光，憑想像，在哲學的巨洋中駛來駛去，用不着羅盤針的（笑聲）。可是我只是一個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初次坐在顛簸搖擺的船上，遇到這樣大的哲學風浪，只好拿引證來做羅盤針以免迷失方向（笑聲、鼓掌）。

現在說到對於這本教科書的意見。

一 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我想，我們對於哲學史教科書有權要求它遵守下列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條件。

第一、哲學史教科書需要對於哲學史這門科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第二、哲學史教科書必需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要以現時所達到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為基礎。

第三、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是繁瑣哲學式的，必須與現時任務直接聯繫，以便說明這些任務，並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

第四、引用的實際材料應當是經過審查完全可靠的。

第五、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

我覺得阿列克山得洛夫的這本教科書是沒有滿足這些要求的。

首先說到關於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

威溫科同志指出過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寫的教科書沒有給人們關於這門科學研究對象的明確概念，雖然在書中寫了許許多多定義，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義，其中沒有一個完整的可以概括一切的定義，因為每個局部的定義都只說明問題的某些方面。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哲學史之爲科學的定義，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書第十四頁上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該書第二十二頁上所下的定義，作者加上了著重點，大概是作者認作基本定義的。實質上這個定義是不正確的。作者說：『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升，發展的歷史。』根據作者這個定義，那就是說，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與一般科學史相符合的，而哲學本身就好像是科學的科學。這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老早已經駁斥了的。

作者又說，哲學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確切的。因爲在這裏是把『現代』這一名詞的概念與『科學』這一名詞的概念看成是同一意義的東西，這當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學史定義時，必須從馬恩列斯所下的哲學之爲科學的定義出發。

3
『……黑格爾哲學底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前哲學所剩下的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了。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也是一樣）是包括現在所謂認識論的。認識論底內容同樣應當是歷史性的，就是研究和總結認識底起源與發展，研究從不知到認識的過渡』。（見列寧全集

十八卷，第十一頁)

因此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與唯心主義派別鬭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鬭爭的歷史。

從利用現代已經達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的觀點來觀察這本書的科學性，那麼這本教科書也是犯了許多非常嚴重錯誤的。

作者把哲學史，以及哲學思想和哲學體系發展過程描寫成爲由於數量變遷增長而發展的不穩定化過程，這就使人們想像以爲馬克思主義是從前進步學說發展的簡單繼承人，首先是法國唯物主義，英國政治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發展的簡單繼承人。

作者在四百七十五頁上說，馬恩以前的哲學理論雖然有時也包含有偉大的發現，但總不是貫徹到底和在一切結論上都合乎科學的。這樣的定義把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體系的不同點看作只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切結論上貫徹到底的和合乎科學的。那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點只在於這些哲學是不貫徹到底和不合乎科學的，那麼舊哲學家只是『犯了錯誤』而已。

你們看，這就只是數量的變化了。這就是形而上學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底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當然這也與一切其他的發現，一切其他的突變，漸變的中斷，一切其他的到新形態的過渡一樣，不能不有預先的數變的積累，在這裏就是說不能不有馬恩偉大發現以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顯然作者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量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關於馬克思哲學對以前哲學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所作的

革命，把哲學變成科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特別令人奇怪的是作者不集中注意去說明在馬克思主義中與以前的哲學體系比較起來，那些是新的和革命的東西，却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以前的哲學發展連接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說過，他們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

「黑格爾體系想像它自己是一種站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它就是最後的最完成的哲學形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破產，就成了整個哲學的破產。剩下的只有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把整個自然界、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作是永恆運動，永恆變化，經常處在發生和消滅過程中的那種了解。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一切科學面前都提出了一種要求，就是要去發現每個部門中這種變革底永恆過程底規律。這也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人的遺產」。（見恩格斯「反杜林」一九四五年版，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顯然作者不了解哲學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缺點的，就是忽略了以下的事實：在歷史過程中，不僅對於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起了變化，而且問題的範圍，整個哲學研究對象都在經常變化着，這是與人類知識之辯證本質完全符合的，而且應當是每個真正懂得辯證法的人都明白的。

5 在該書第二十四頁中論到古代希臘哲學時，阿列克由得洛夫同志說：「哲學之成爲獨立的知識部門發生在古代希臘奴隸社會時代。」又說：「哲學之成爲知識的特殊部門發生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並已有了廣泛的傳播。」可是我們要問，可否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是已經分化出來了的特殊知識部門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觀點是與自然科學觀點，政治觀點密切糾纏的。所以我們不

應當，而且沒有權把後來發生的科學分化和分類加到希臘時代的科學身上去。按實質說，希臘人只知道一種沒有分化的科學，其中也包括哲學概念在內。例如，德漢克里特，愛皮庫爾，亞里斯多德，所有這些哲學家，都證實了恩格斯的話：「古代希臘哲學家同時都是自然科學家。」（見恩格斯所著「自然界辯證法」一書，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百九十八頁。）

哲學發展的特點就在於隨着人類對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科學知識的發展，從哲學中逐漸分化出各種積極科學，因此，由於各種積極科學底發展，哲學的範圍不斷的縮小了（順便說一句，這個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結）。這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哲學權力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過程，無論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或對於哲學本身都是一種進步過程。

過去妄想認識最終絕對真理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是不能幫助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為他們把自然科學束縛在他自己的公式中，力圖站在科學上面，把不是從實際生活中得出的，而是從他的體系需要中得出的結論，勉強加到活的人類認識上去。在這些條件下就將哲學變成了一種博物館，把各種不同的事實，結論，假設，甚至幻想都堆在裏面。那時哲學至多只能成爲幫助人們觀察事物的工具，決不能成爲實踐上影響世界的工具，也決不能成爲認識世界的工具。

這種哲學的最後一個體系就是黑格爾體系，他企圖建立一座壓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宮殿，把各種科學削足適履地局限於他所規定的範疇之中，於是他指望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却陷在與辯證法矛盾的沒有出路的狀態中。這種辯證法是他猜想到了的，可是沒有了解的，因此也就是運用不正確的。

恩格斯說：「既然我們懂得，要求哲學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就無異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做到全人類在其前進發展中才能做到的事情，既然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舊意義的哲學就終結了。我們就要拋棄用這種方法所不能達到的東西，就要拋棄個別人所想像的「絕對真理」，而去力求按照各種科學所指示的道路，並用辯證法把各種科學底成果綜合起來，以求得所能達到的成就，即我們所說的相對真理。」（見恩格斯著『費爾巴赫論』，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百四十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即妄想包羅萬象地解釋世界的那種哲學的終結。

本書作者着重於說明馬克思與以前哲學家的聯繫而不闡明從馬克思起開始了哲學歷史上一個完全新的時期及第一次使哲學成爲科學的事實，這種模糊不清的說法，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哲學發現之偉大革命意義完全抹煞了。

與這種錯誤觀點密切關聯的還有以下的錯誤，就是在這本書中鼓吹一種對哲學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把哲學底歷史當作是各種哲學派別的逐漸更替。其實從馬克思主義成爲無產階級底科學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學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個舊時期哲學只是個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學家及其門徒所組成的哲學學派專有的財產，這般人都是脫離實際生活，脫離人民，與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的，他是征服這種舊哲學，征服這種成爲少數特殊人物，貴族知識份子所專有的哲學，而產生的。它是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羣衆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鬪爭的科學武器。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前的哲學系統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科學，而是一種科學研究的工具，而是一種貫串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同時這種方法又以這些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豐富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對所有以前一切哲學最完滿而堅決的否定。但正如恩格斯所說，否定並不是簡單說個『不』字，否定的本身包括有繼承性，就是吸收人類思想歷史上已達到的所有一切前進的和進步的東西，加以批判的改造，並統一為新的更高的綜合。

因此，既然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存在，在哲學史中就應當包括辯證法產生的歷史，表明辯證法產生的條件是什麼。在阿列克山得洛夫的書中沒有說明邏輯學和辯證法的歷史，沒有闡明邏輯範疇是人類實踐反映的發展過程，雖然在本書導言中引用了列寧的話，說每一個辯證邏輯範疇都應當看作是人類思想歷史上的交叉點，實際上他把這句話懸在空中了。

在這本教科書中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時止，即是到一八四八年止，這是毫無理由的。不敘述最近一百年的哲學歷史的教科書，當然不能算作教科書，為什麼作者這樣無情地割棄了這個時期，是令人無從了解的。無論在序言中或導言中都沒有加以解釋。

在本書中沒有包括俄國哲學發展史，也是沒有說明絲毫理由的，無須證明，這種忽略是有原則意義的。不管作者根據何種理由，把俄國哲學史從一般的哲學史中勾去，抹煞不說，客觀上總是降低俄國哲學底作用。並且人爲地把哲學史分成西歐哲學史和俄國哲學史，同時作者又沒有作絲毫解釋，說明這種劃分的必要。這樣就是肯定了資產階級把文化劃分為『西歐』文化和『東方』文化的觀點，這

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西歐』的地方性的思潮。況且在導言第六頁上作者曾極力證明一個相反的論據，堅決主張『不仔細研究和利用以前俄國著名哲學家對於過去哲學體系的深刻批評就不能得到關於西歐各國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科學概念』。那麼，爲什麼作者在自己的教科書中不實現這個正確的論據呢？這是完全不可了解的，這與作者任意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一八四八年止這件事同樣給予人們一種惡劣的印象。

以前發言的同志指出在這本書中沒有闡明東方哲學史的這個缺點，也是很正確的。

顯然，就是根據這個原因，這本教科書也需要根本改造的。

有些同志指出說，教科書的導言顯然是作者的『信條』，作者正確規定了研究哲學史的任务和方法，可是作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我想，這種批評是不夠的，因爲導言本身就是不正確的，經不住批評的。我已經說過，對於哲學史定義下得不正確和不確切。但不僅如此，在導言中還有其他理論上的錯誤，已經有同志說過，在闡明馬列主義哲學史基礎時引用車爾尼舍夫斯基、杜勒洛留波夫、及羅曼洛索夫的話是很勉強的，因爲他們是與本題沒有直接關係的。但問題還不僅在這裏，書中所引用的這些俄國大學者和哲學家們的話顯然是不適當的，其中所包含的理論原則，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是不正確的，我敢說，甚至是有害的。但我絲毫也不想損害這些學者的威望，因爲這些引文採用的不適當，並且這些引文的本來動機是與作者所打算的毫不相同。因爲作者引用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是爲了證明各種哲學體系，甚至互相對立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應當互相忍讓。

作者引用的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如下：『從事科學工作的後起者總是反對他們的前輩，這些前輩

底著作本是他們自己著作的出發點。例如，亞里斯多德敵視柏拉圖，蘇格拉底極端鄙視他所繼承的詭辯論者。在近代也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例證。可是也有一些可喜的例子，某種新體系底創造者明白了解他的意見是與他們的先輩的思想有聯繫的，而很謙虛地把自己稱爲這些先輩的學生，當其發現這些先輩見解中的缺點時，他們同時還明白指出這些見解對於他們自己思想的發展有多麼大的幫助。例如，斯賓諾塞對於笛卡兒就是如此。我可以說，現代科學底創造人總是對於他們的先輩表示敬意和愛戴，完全承認他們天才的偉大，以及他們學說的高尚品質（在這些學說中表現了現代科學創造者底觀點的胚胎），這是很光榮的事。」（見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教科書第六頁至第七頁）

作者引用這段話沒有加半句評語，可見這就是他自己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作者真正步上了拒絕馬列主義所固有的哲學中的黨性原則，馬列主義經常與一切唯物主義底敵人進行激烈鬭爭的不調和性和熱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種鬭爭中馬列主義者總是給敵人以致命的批評。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裏用布爾塞維克精神對唯物主義底敵人作鬭爭的模範。在這本書中列寧所寫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刺殺敵人的利劍，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天才正在於在幾乎半世紀的長時期中發展唯物主義，推進哲學中的這一基本方向，不停止在重複那些已經解決了的認識論問題，而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他們表明了應當怎樣把這個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科學中去，把那些想「發現」哲學中「新」路線，發明「新」方向的企圖當作是空話，囁語，和野心家的浮誇妄想而無情地掃除乾淨。』

列寧接着寫道，最後我們再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中所說的對個別哲學問題的意見，他

永遠不變的基本理由就是堅持唯物主義，而恥笑那些模糊不清的觀點和糊塗觀念，以及對唯心主義的讓步。馬克思所有關於哲學的意見，總是論述這兩個根本對立的方向，——從學院派的哲學觀點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缺點也正在於這種『狹隘性』和『片面性』。（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七五至二七六頁）

大家知道，列寧自己也是毫不憐惜敵人的。列寧總是把那些想抹煞和調和哲學派別之間的矛盾的企圖認作只是反動的學院派哲學家的詭計。既然如此，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怎麼能够在他所著的教科書中宣傳對哲學敵人的慈悲觀念，這種宣傳無疑是替學院派偽客觀主義効勞，而馬克思主義却是在與一切唯心主義派別代表作無情鬥爭中發生、生長和獲得勝利了的。（鼓掌）

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還不僅以此爲限，他把他的客觀主義的觀點一貫到底地貫串全書內容。所以，他在批評某個資產階級哲學家以前，總是『頌揚』他們的功績，向他們焚香頂禮。例如他提到傅里葉論人類發展四個階段的學說時寫道：

『傅里葉在社會哲學中的最大成就就是：關於人類發展的學說，按照傅里葉的意見，人類社會在其發展中經過四個階段：（一）上升的破壞階段；（二）上升的和諧階段；（三）下降的和諧階段；（四）下降的破壞階段。在最後這個階段中人類是處在衰老時期，此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會消滅。因爲社會發展是不以人類意志爲轉移的，發展的最高階段到來的不可避免正由於一年四季不斷交替之不可避免一樣。傅里葉從這個原理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由自由集體勞動統治的社會所代替。固然，傅里葉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可是這種學說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見阿列克山得

洛夫所著西方哲學史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頁)

這裏連一點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影子都沒有。傅里葉的理論究竟比什麼是前進一步呢？如果說這種理論的局限性是在於它說人類發展有四個階段而第四個階段就是下降的破壞階段，結果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要消滅，如果這個理論的局限性是在這裏，那麼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對傅里葉的批評何在呢？是不是批評他的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而其實人類還有第五個死後階段呢？

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幾乎對所有一切舊哲學家都找到了機會說幾句恭維話。對於聲名越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也就恭維得越厲害。所有這一切就使得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成爲（也許他自己不覺得）資產階級哲學歷史家底俘虜，這些歷史家底出發點首先是把每個哲學家看作是他的同行，然後才把他看作是敵人。這種觀點如果在我們這裏得到發展機會，必然要引到客觀主義，引到對資產階級獻媚，誇大他們的功勞，剝奪我們哲學底戰鬥進攻精神。而這就是脫離唯物主義底基本原則，脫離唯物主義的階級性和黨性。列寧曾教導我們說：『唯物主義本身就包括了黨性的，使我們必須在估計任何事變時直接公開站到一定的社會集團的觀點上』。（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二七六頁）。在這本教科書中對於各種哲學觀點是敘述的抽象的，客觀主義的，中立的。各種哲學派別在這本書中是一個一個先後排列或比肩平列的，却不是互相鬭爭的。這也就是對學院派効勞。無怪乎作者在敘述哲學中的黨性原則時說得毫不明確。作者論到哲學中的黨性問題，舉出了黑格爾哲學作例證，把敵對哲學的鬭爭描寫成黑格爾本身內在的反動原則與進步原則的鬭爭。這種證明方法不僅是客觀主義的折衷論而且顯然是替黑格爾粉飾。因爲這樣就是想證明在黑格爾哲學中的進步方面，與反動方面，是一樣多的。爲了結束這

個問題我還要補充一點，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採用的估計各派哲學體系的方法——「除了功績以外，還有缺點」，（見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教科書第七頁），或者「這種理論也有重要意義」——是極端不肯定的，是形而上學的，只會把問題弄得一場糊塗。我們不了解的是爲什麼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需要替舊資產階級學院派的科學傳統効勞，而忘記要求與一切敵人作不調和鬭爭的唯物主義底基本原則。

還有一個批評。當用批判眼光來分析哲學體系時應當向着一定的目標。早已擊潰和早已埋葬了的哲學觀點和哲學思想用不着多去注意它。反之，對於那些爲馬克思主義敵人所利用而風行一時的，哪怕是顯然反動的哲學體系和哲學思想都應當特別尖銳的加以批評。在這類哲學體系中特別應當注意批判新康德主義，神學，新舊各色的本體不可知論，以及所有那些想用販運私貨的辦法把上帝及一切其他廢物偷運到現代自然科學中去的企圖，這種企圖底目的，就在於補綴和粉飾那些唯心主義的陳貨，出賣到市場上去。這就是現時帝國主義的哲學奴僕們爲了支持那些驚惶失措的主人而使用的武器。

在導言中對於反動思想和進步思想以及哲學體系的概念的解釋也是不正確的。雖然作者說過，關於某種思想和哲學體系具有反動性和進步性問題，要由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但是他常常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大家知道的原則，就是同一思想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可能有不同的性質，在某一種條件下是進步的，另一種條件下是反動的。作者抹煞了這個問題，就是故留洞穴讓那些所謂思想具有超歷史性的唯心主義觀點能偷運進來。

再者，作者正確地指出了哲學思想底發展歸根到底是由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哲學思想底發展只有相對的獨立性。可是他自已累次違犯了這個科學唯物主義底基本原則。他往往在敘述各種哲

學體系時，把這種敘述與某一哲學產生底具體歷史環境以及社會階級根源脫節。例如，在敘述蘇格拉底，德漢克里特，斯賓諾塞，雷拍尼茲，費爾巴赫以及其他人底哲學觀點時就是這樣。這當然是不科學的，這就使人有根據的來想，作者是迷誤到哲學思想發展具有獨立性和超歷史性的觀點上去了，而這種觀點就是唯心主義哲學具有的特別標誌。甚至在作者想去分析某一哲學體系產生的環境時，在敘述中也看不見這一哲學體系與具體歷史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繫。結果是純粹機械的，文字上的聯繫，而不是本質上的有機聯繫。敘述某些時代哲學觀點的章節與那些敘述歷史環境的章節平行排列着，並且關於歷史事實，以及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因果聯繫等等的敘述，一般說來，都是不科學的，不精細的，不能給作分析用的材料，而只是一種不好的紀事錄。例如第六章的導言：『十八世紀時代的法國』就是如此。這個導言之含糊不清簡直到了頂點，一點也不能解釋法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初期哲學思想的根源，因此法國哲學家底這種思想就失掉了與時代的聯繫，而成爲好像一種獨立現象似的。讓我把該書中這段話念給大家聽聽吧：

『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起，法國隨着英國之後，逐漸走上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在一百年過程中，在經濟、政治和思想各方面都起了根本的變化。法國當時雖然還是落後的，可是已經開始擺脫封建愚昧性。正如當時許多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法國也進入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新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在社會生活底各方面都迅速形成起來了，產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這時法國的城市如巴黎、里昂、馬賽和加佛爾等都迅速發展起來。建立了強大的海軍。國際貿易公司相繼創立，並組織了武裝遠征隊，佔領了許多殖民地。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在一七八四年到一七八八年對外貿易的流通總

額達到了十萬萬零一千一百六十萬里佛爾，較之一七一六到一二二〇年增加了四倍以上。亞亨條約（一七四八年）和巴黎商約（一七六三年）幫助了商業繁榮。特別是圖書的貿易發展得更快，例如在一七七四年法國圖書的貿易總額為四千五百萬法郎，同時英國却只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三百萬法郎。法國擁有半數歐洲存儲的黃金。但是法國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家，大多數居民都是經營農業」（見本書第三一五至三一六頁）

當然這不能叫做分析，而只是一種某些事實的列舉，並且這些事實不是互相聯繫，而是比肩排列着。自然從這些所謂關於「基礎」的事實中沒有得出法國哲學底特點，而且也不能得出，這種哲學底發展成了與當時法國歷史環境脫節的。

再看阿列克山得洛夫在本書中描寫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產生的情形吧。他寫道：「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德國是一個落後的和具有反動政治制度的國家。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是封建農奴制度和手工業行會制度。在十八世紀末葉城市居民還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從事手工業的只佔全體居民中百分之四。剝削農民的勞役制，農奴制，行會特權等妨害了當時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又加上在政治方面是處在極端分裂狀態中。」

按照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底意思，引用德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是想表明這個國家的落後和國家制度與社會政治制度底反動性。但是這時法國城市居民還不到百分之十，然而法國當時並不像德國一樣的封建落後國家，而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由此可見，城市居民百分比本身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且這件事情的本身還需要從具體歷史環境中來說明的。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表明沒有

適當地利用歷史材料來說明某一思想形態產生和發展。

接着阿列克山得洛夫寫道：「當時德國資產階級著名的思想家如康德，其次如費哈特和黑格爾在其所創立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用德國當時實況所制約的抽象形式表現了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

我們且把這個冷淡的漠不關心的，客觀主義的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能從中得出德國唯心主義產生原因的這種事實描寫法，來與那種用生動的，戰鬥的，使每個讀者感動而信服的文筆，對當時德國環境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比較一下。請看恩格斯如何描寫當時德國的環境吧：「這簡直是一堆腐爛了，腐朽了的東西。誰也不覺得好過。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都衰頹到了極點。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遭受下面兩層壓榨：敲髓吸血的政府和蕭條的貿易。貴族和王公雖然盡量榨取了奴僕底血汗，總還覺得要增加收入，來彌補日益增長的開支。一切糟糕，不滿情緒，籠罩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啓發羣衆智慧的工具；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多少大量的國外貿易；到處都是卑鄙和自私，全體人民都充滿了一種卑下的、奴顏婢膝的、可恥的、唯利是圖的心理。一切都腐朽了，搖擺了，眼見就要崩潰了，甚至不能有好轉的希望，因爲在民衆中沒有一種能够掃除這種過時制度底腐屍的力量。」（見馬恩全集第五卷第六頁至第七頁）

我們來把恩格斯這個鮮明尖銳，確切和深刻科學的描寫與阿列克山得洛夫的描寫比較一下，就可看出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沒有很好地從馬克思主義創造者所留給我們的無窮財富中利用現成的材料。

由此可見作者沒有完成用唯物主義方法來敘述哲學歷史的任務，這就使這本書喪失了科學性，把它變成大半是記載各哲學家傳記以及他們的哲學體系，並且這種記載是與當時歷史環境脫節的。這就

違反了下面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想要說明從各種社會形態中發生的政治觀點、私有觀點、美學觀點、哲學觀點、宗教觀點等等，首先就要詳細研究這些社會形態生存的條件。』（見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致史密德信，刊載於馬恩信選，一九四七年版，第四二一頁）。

作者對於研究哲學史的目的也是表述得不明確和有缺點的。作者在本書中沒有一個地方說過研究哲學和哲學歷史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繼續發展已成爲科學的哲學，找出新的規律，在實踐中檢閱舊的原則，用新的原則來代替已陳腐的原則。作者主要是從教授哲學歷史的意義出發，從文化教育的任務出發，因此把研究哲學史的全部事業當作消極觀察的學院式研究。這當然是與馬列主義所規定的哲學之爲科學的定義不符合的。哲學也如任何科學一樣，應當不斷地用排除陳腐的原則，增添新的原則而發展起來，完善起來，豐富起來。

作者專注意於教育的目的方面，由此就給哲學的發展造成止境，好像馬列主義已經達到了頂點而發展他們的學說已經不是主要的任務了。這樣的議論是與馬列主義的精神矛盾的，因爲這就是已經開始用形而上學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看成已經是完成到底了的學說，這就只能使生動活潑、富於探求精神的哲學思想趨於枯竭。

寫作哲學史要不損害它的科學性，就不能不注意與自然科學成就的聯系。作者在闡明自然科學發展問題時也是極不完善的。

在這本書中由於這個原故，就使人無法了解那從現代自然科學成就的強固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科學唯物主義之產生和發展的條件。

阿列克山得洛夫敘述哲學歷史時乖巧地把它和自然科學歷史脫節了。例如，在導言中敘述該書基本觀點時，作者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關係。甚至在似乎決不能不說到自然科學的時候，他也一字不提。例如在第九頁上，作者寫道：『列寧在其各種著作中，特別是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中詳細研究了並且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的學說。』當他說到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時竟能毫不提到自然科學問題以及自然科學與哲學聯繫的問題。

作者對於各個時期自然科學發展水平的描寫所表露的極端貧乏、歪曲、和抽象性也是一目了然。例如論到古代希臘自然科學時只說在當時有了『自然科學的胚胎』。（見二十六頁）論到後期繁瑣哲學時代（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只說那時『發現了許多發明和技術的改進』。（見一百二十頁）

當作者想來說明這樣模糊不清的語句時，又只是列舉了一些彼此很少聯繫的發現，同時並作出了驚人的錯誤，令人驚訝作者對於自然科學問題簡直毫無常識。隨便舉個例子吧，當描寫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發展時寫道：『學者格里克製造了著名的利用空氣的唧筒，而氣壓力的存在代替了真空的觀念，這一事實最初是由於在馬克登堡關於半球儀器的試驗已經證明了的。人們在幾世紀中爭論過『宇宙中心』到底在什麼地方，可不可以認為地球是宇宙底中心？可是在科學界出現了考別爾尼克，接着是加列里這兩個偉大學者。加列里證明了在太陽上有黑點，並且黑點地位經常改變。他根據這件事以及其他的發現，證明了考別爾尼克的太陽系是以太陽為中心的學說。風雨表教會了人們能預知天氣。顯微鏡的發明代替了以前對於極微小的有機體生命存在的推測辦法，這在生物學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羅盤針幫助了哥倫布用實驗的辦法證明地球是球狀的結構。』（見第一百三十五頁）

這裏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荒謬可笑的。怎麼可以說氣空壓力可以代替真空的概念，難道氣空的在，就否定了真空的存在嗎？怎麼太陽黑點的運動就證實了考別爾尼克的學說呢？

關於風雨表預告天氣的事情可說至今是極不科學的。可惜得很，人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學會預告天氣的知識，你們大家從我國氣象台的實際工作中就知道得很清楚的。（笑聲）

再者，難道顯微鏡可以代替推測辦法嗎？最後，怎麼說『地球是球狀結構』？至今我們都以爲球狀二字只能用來形容物體形狀的。

類似上述這樣的寶貝，在阿列克山得洛夫書中是很多的。

但是作者還犯了更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例如，在第三五七頁上他認爲辯證法是『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自然科學成果，所已經準備起來了的。這根本與恩格斯著名的學理相矛盾。恩格斯說辯證法是有機物細胞組織的發現，和關於能力不減和能力變化說以及達爾文學說所準備起來的。所有這些發現都是在十九世紀時代。作者從他的錯誤的觀點出發，於是，用了很多的篇幅來列舉十八世紀的發現，詳細敘述了加爾萬尼、拉拍拉斯、雷野列，可是關於上述恩格斯指出的那三個偉大的發現，僅僅說了下面一句話：『例如，費爾巴赫還在世的時候，就創立了細胞學說，能力變遷說，出現了達爾文說明物種來源的天演論。』（第四二七頁）

這本教科書的基本缺點就是如此，我不來說那些局部的次要的缺點，我也不想重複以前發言人已經說過的非常有價值的關於理論和實際方面的批評。

結論就是這本教科書很壞，需要根本改造。但是要改造這本教科書首先就要克服那些不正確的和

糊塗的觀點。這類觀點，顯然在我國哲學家家中，包括領導者在內，都是很流行的。因此我就要說到第二個問題，關於我國哲學戰線狀況的問題。

二 論我國哲學戰線底狀況

如果阿列克山得洛夫這本教科書得到了我國大多數負責領導責任的哲學工作人員的贊同，把它提交了斯大林獎金委員會，希望獲得斯大林獎金，把它推薦為教科書，並且獲得了無數讚揚的評論，那麼其他的哲學工作人員也顯然都同意阿列克山得洛夫的錯誤觀點，這就表明我國理論戰線上有了嚴重的病態。

這本書沒有引起多少重大的抗議，以至需要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親自干預，才揭發這本書的缺點，這件事實就表明我們哲學戰線缺乏廣泛的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沒有創造性的討論，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就不能不使科學的哲學工作發生嚴重的病態。大家知道，哲學的著作數量上很不够，質量上也差。哲學專著和論文都是很少看見的。

這裏有許多人說過，需要出版哲學雜誌。出版這樣的雜誌究竟是否必要，還是值得考慮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留在我們腦海中的可悲的教訓尚未消失。我覺得現在發表哲學專著和論文的場所是很大的，可是利用得十分不够。

思維特洛夫同志在這裏說，專門性質的理論作品不完全適合於『布爾塞維克』雜誌底讀者。我想

這是完全不對的，這顯然是由於對我國讀者及其需要的高度水平估計不足。這樣的意見我以為是由於不了解我國哲學完全不是少數職業哲學家的財產，而是全體蘇維埃知識界的財產。革命以前的俄國先進的雜誌，頁數很多的厚本雜誌，除了登載文學著作以外，還登載各種科學著作，其中也包括有哲學著作，這種傳統沒有半點不好的地方。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雜誌底讀者比任何一個哲學雜誌底讀者多得多。若把我們哲學家底創作封鎖在專門的哲學雜誌裏，我以為有使我國哲學工作底基礎縮小的危險。請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反對刊印哲學雜誌的，可是我覺得在我國各種厚本雜誌以及『布爾塞維克』中很少登載哲學著作，這就是表明首先要從這些厚本雜誌和『布爾塞維克』雜誌來開始克服這個缺點。在這些雜誌上特別是厚本雜誌上現在也間或登載一些哲學論文，引起科學界和一般讀者的注意。我國哲學工作的領導機關，科學研究院底哲學院，哲學講座等等，所研究的題材也是很貧乏的。

我覺得哲學院的情形，也是不可樂觀的。它沒有把外省的工作人員統一起來，沒有和他們聯繫。因此，實際上這個機關不是具有全蘇聯性質的。外省的哲學家的工作簡直無人過問，大家知道，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惜至今沒有利用。哲學著作的題材包括博士論文在內，都是面向過去，都是些平淡的，不關重要的歷史題目。例如：『考別爾尼克的異端學說的過去和現在』（全場哄笑）。這就要引到繁瑣哲學在一定程度上的復活。從這個觀點看來，在這個會議上有關於黑格爾的爭論也是一件可怪的事情。參加這個爭論的可說是白費力氣。關於黑格爾的問題是早已解決了的。重新把它提起來，沒有任何根據，在這次會議上除了早已研究過和估計過的材料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而且很可惜的是這次爭論是純粹繁瑣哲學式的，其毫無結果，正好像從前在某些數派中爭論究竟用兩指還

是用三指劃十字才合乎正教的規律，或者爭論上帝是否能創造他自己所不能舉起的石頭，或者聖母是否處女等等一樣（笑聲）。現時的緊迫問題幾乎全不研究。所有這一切將要產生莫大的危險，這種危險的程度，要比你們能想像到的大得多。最大的危險就在於你們當中某部份人已經習慣於這些缺點而不自覺了。

在哲學工作中，看不到戰鬥精神和布爾塞維克的工作速度。在哲學界中這本教科書某些錯誤觀點與哲學戰線中所有其他部份落後的事實互相呼應，由此可見這不是個別的偶然因素，而是整個的現象。在會議上常常運用『哲學戰線』這一名詞。老實說來，這條戰線究竟在那裏？現在哲學戰線不很像我們關於戰線的概念。提到哲學戰線這一術語，馬上就令人想到有一個由許多戰鬥哲學家組成的隊伍，而且這些哲學家是由完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武裝起來的，他們向國外敵對的思想，向國內蘇聯人意識中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作全面的進攻，把我國的科學不斷推向前進，並以相信我們的道路是合乎歷史規律的意識以及有科學根據地相信我們事業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意識，把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武裝起來。

難道現在我國的哲學戰線像一條真正的戰線嗎？它也許更像一潭死水或者是一個離開戰場很遠的安靜的宿營地。戰火尚未燒到面前來，大部份尚未與敵人接觸，偵察工作沒有進行，武器生鏽了，個別戰士盲目作戰，指揮官或者沉醉於以往的勝利，或者爭論着現在是否有力進攻，需不需要外國的幫助，或者爭論意識可以落後於現實生活多少，才不會顯得過於落後。（笑聲）

同時我們黨却極端需要提高哲學工作。在我國社會主義生活中，每天發生的各種迅速變遷，我國

的哲學家不去總結，不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去闡明。這樣就阻礙了我國哲學繼續發展的條件，於是就弄到哲學思想的發展大半與我們職業哲學家無關，這是絕對不可容許的事。

當然，哲學戰線落後的原因完全不是客觀條件造成的。客觀條件比任何時候都便利，等待我們去作科學分析和總結的材料可說是無窮無盡。哲學戰線落後原因應當在主觀方面去找尋。這種原因在基本上是與中央分析其他思想戰線方面的落後時所發現的原因正是相同。

你們記得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著名決議極力反對在文學和藝術中毫無思想和不問政治的傾向。反對脫離時代題材，逃避到過去領域中去，反對崇拜外國，堅持在文學和藝術中必須具有布爾塞維克的戰鬥的黨性。大家知道，在我國思想戰線中有許多隊伍已經從中央的決議中作出了應有的結論，並在這條道路上獲得了很大的勝利。

可是我們哲學家在這方面落後了，顯然他們沒有看見在哲學工作中無原則性和毫無思想的事實，沒有看見輕視現在題材的事實，沒有看見奴顏婢膝地崇拜資產階級哲學的事實。他們大概認爲在思想戰線上的轉變是與他們無關的。現在大家都看見，這個轉變是必需的了。

關於哲學戰線落後於其他思想部門工作的事實，大半要歸罪於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可惜，他沒有具備用銳利的批評來揭露工作缺點的能力。他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不依靠廣泛的從事於哲學工作同志底經驗和知識。加之，他過去在工作中依賴很少幾個他最親近的同人和一些崇拜天才的人們。（喊聲：對呀！鼓掌。）哲學的活動竟爲少數哲學家集團所壟斷，大多數哲學家特別是外省哲學家沒有被吸引來參加領導工作。

這樣，哲學界中的正常相互關係就被破壞了。

現在大家都看出編輯哲學史這樣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勝任的。本來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應當一開始就廣泛吸引各種著作家，如辯證法家，歷史唯物主義學家，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經濟學家等來參加工作。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却選擇了一條編輯教科書的不正確的道路，就是不依靠廣泛的博學的人們。這個錯誤是必需改正的。哲學知識在我國當然是蘇維埃哲學家廣大集體的財產。吸引多數著作家來參加編制教科書的辦法，現時在校訂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已完全採用了的，這本書最近就要出版。在校訂工作中廣泛的聘請了學者參加，不僅有經濟學家而且有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這種創作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中還包括另一個意思，就是把現在相互間沒有充分聯繫的思想戰線上各種工作人員的隊伍統一起來，共同努力解決有一般科學意義的巨大任務。這樣一來，使思想界各部門工作人員互相影響，以免在前進時各自為戰，互不相謀，而能有組織和團結地作戰，因此就可以最有保證地獲得勝利。

哲學戰線上許多領導工作人員所犯的客觀主義錯誤的根源，究竟在那裏？爲什麼在這次討論會上老一輩的哲學家很公正地責備某些青年哲學家，說他們未老先衰，說他們戰鬥作風和戰鬥精神不夠？對於這個問題大概只能有一個回答，就是沒有充分了解馬列主義和存留有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底殘餘。這一點在下面的這件事實中也表現出來，就是許多哲學工作人員至今還不了解馬列主義是有生命力的創造學說，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現代自然科學成就底基礎上不斷地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的。這種對於我們學說中生動的革命方面估計的不足，就不能不降低哲學的意義和哲學的作用。正山

於我們某些哲學家戰鬥作風和戰鬥精神不够，所以害怕在許多新問題上，現實問題上試試自己的力量，害怕在解決實踐中每天對哲學家提出的，而哲學家也必須回答的那些問題中試試自己的力量。現在應當是大膽地把蘇維埃社會的理論，蘇維埃國家的理論，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倫理學和美學推向前進的時候了。應該消滅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怯弱性。如果讓理論的發展停滯不動，這就是使我們的哲學萎縮，剝奪它具有發展能力的最寶貴的特點，把它變成爲僵死的枯燥的教條。

關於布爾塞維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對於我們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如果發展過程的內容是像辯證法所說的就是兩個對立方面的鬭爭，舊與新之間的鬭爭，衰亡的與新生的之間的鬭爭，過時的與正在發展之間的鬭爭，那麼，我們蘇維埃哲學家就應當證明這個辯證法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如何發生作用，運用這個規律的特點怎樣。我們知道這條規律在階級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與在我們蘇維埃社會中不同的。這就是我們進行科學研究的廣大領域，而我們的哲學家是沒有一個人對這個領域進行過研究工作的。其實我們黨早已找到一種特殊形式來揭露和克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這些矛盾是存在的，可是我們的哲學家因爲膽怯而不敢提到它們）早已找到蘇維埃社會中那種在新的與舊的之間，衰亡的與新生的之間互相鬭爭的特殊形式，這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並已把它拿來替社會主義服務。

在我們蘇維埃社會已經消滅了互相對抗的階級，因此新與舊之間的鬭爭，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不是表現在對抗階級之間的鬭爭形式中，不是表現在社會生活激劇破壞的變革中，如像資產階級社會那樣，而是表現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形式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就是黨所掌握的強大的

工具。這無疑是新的運動形態，新的發展形式，新的辯證規律性。

馬克思說，以前哲學只是解釋世界，現在的問題是在改變世界。我們改變了舊的世界，並建立了新的世界，可惜我們哲學家沒有充分地解釋這個新世界，並且沒有充分參加這一改變世界的事業。在這裏我們聽見有些人想『從理論上』來解釋這個落後的原因。例如，有人說，由於哲學家過於停滯在註釋工作的時期中，因而沒有及時過渡到爲專門著作而進行研究的時期。這個解釋當然是說得很好聽的，但是很難使人信服的。當然，哲學家現在應當特別注意創作工作，但這並不是說就要縮小註釋工作，更正確些說，通俗化工作。這些工作也是我國人民所需要的。

應當加緊努力，補上空過了的時間。任務緊迫，急待我們去解決。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獲得的光榮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光榮勝利，這次勝利對於帝國主義者好像一根套在它的頸上的繩索。現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已經移到美國和英國去了。所有一切黑暗反動的勢力，現在都用來同馬克思主義作鬭爭。又把那些原來是黑暗勢力和僧侶們所穿戴的破爛鎧甲；梵蒂岡和人種論，搬了出來，武裝那些替原子金元民主主義服役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又把那些兇暴的民族主義和陳腐的唯心主義哲學，賣身圖利的黃色報紙，墮落腐化的資產階級的藝術，都搬出來當作武器。可是，大概力量還不够。現在又在和馬克思主義作思想鬭爭的旗幟之下動員更深厚的後備軍。市井無賴，偵探，盜賊都吸收進去了。隨便舉一個新鮮的例子吧，不久前消息報登載了下面這樣的消息：唯利是圖的撒爾脫所編輯的『現代』雜誌上把黑幕小說家尚善納所作的『小偷日記』極力讚揚，好像是發現了新的真理。這本書一開始就寫道：『欺詐，偷盜，男色，這就是我的主要題材。我的欺詐，盜賊生涯

是與我的尋找情婦有密切聯繫的。」著者大概很熟悉這種生涯。尚善納所寫的話劇大登廣告地在巴黎各個劇院上演。並且尚善納本人現在正被美國極力邀請前往，遊歷。這就是資產階級哲學的最新表現。

從我國戰勝法西斯主義的經驗中已經可以看出唯心主義哲學把許多民族引上了怎樣的絕路，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唯心主義哲學又以新的、可鄙的、骯髒的本質出現，這種本質是深刻反映資產階級墮落的卑鄙無恥。在哲學界吸收了市井無賴和強盜、小偷，這真是到了腐化沒落的極端。但是這些勢力還是有掙扎力的，還是能够毒害羣衆意識的。

現在資產階級科學供給宗教和神學以新的論證，這是必須無情揭破的。例如，英國天文學家埃定克頓關於宇宙定數的學說簡直像畢發郭里的神秘數字，他從數學公式中得出了宇宙定數的神秘數字爲六六六，等。愛因斯坦的許多門徒不了解認識底辯證過程，不了解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係，而把研究有限的宇宙領域運動規律所得出的結果運用到無限的宇宙上去，而說出什麼宇宙底止境，時間與空間底有限性這類的話。而天文學家米倫甚至「計算出了」宇宙是二十萬萬年以前創造的。對於這些英國的學者可以用他們本國的偉大哲學家培根所說的話來批評：他們把自己在科學上的無能拿來誣蔑宇宙。

同樣現代資產階級原子物理學家所具有的康德主義的怪想使他們得出什麼電子具有「自由意志」的結論，使他們企圖把物質描寫成爲只是一些電波總和等等鬼話。

這裏是我國哲學家活動的巨大領域，他們應當分析和總結現代自然科學底成果，他們應當記得恩

格斯的指示，唯物主義「每當有新的構成自然科學新時代的偉大發現時就必須採取新的形態」。〔見恩格斯費爾巴赫論。〕（載於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除了我們，除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家已經獲得勝利了的國家，還有誰能夠領導反對腐朽和卑鄙資產階級思想的鬭爭；除了我們，還有誰能給資產階級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從砲火的灰燼中生長出來了許多新民主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提到了各民族人民生活的日程上。除了我們，除了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國家及其哲學家，還有誰能幫助我們國外的朋友兄弟用科學社會主義意識來照耀自己鬭爭的道路；除了我們，還有誰能夠啓發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來武裝他們。

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在我國正在強大發展起來。羣衆社會主義意識的不斷增長，向我們的思想戰線的工作日益提出更多的要求。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正開展着全面的進攻。除了我們哲學家，還有誰能夠領導哲學戰線的工作者隊伍，還有誰能够在綜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經驗時，在解決社會主義的新任務時，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有了這些偉大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應當問一問，我們哲學家是否能夠負起這些新任務？在哲學的火藥庫中是否有足夠的火藥？哲學的力量是否被削弱了？我們的哲學工作幹部是否能夠用自己內部的力量來克服自己發展中的缺點，重新改造自己的工作？對於這個問題決不能有兩種意見，哲學討論會表明了這種力量是存在的，這種力量是不小的，這種力量是能夠揭發自己錯誤，以便來克服自己錯誤的。所需要的只是對於自己力量的更多的信心，在積極鬭爭中在提出和解決現時迫切問題上更

多的使用這些力量。應當改變工作中非戰鬥的速度，並應去掉衰頹的作風，從今以後，努力工作，要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樣工作，像斯大林那樣工作。（鼓掌）

同志們，你們記得恩格斯當馬克思主義書籍出版了兩三千份時是如何高興，把它看作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巨大政治事變。從這個照我們看來並不算很大的事件中，恩格斯作出了結論，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已經在工人階級中深深地生了根。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入到了我國人民各個廣泛階層的事實，會要怎樣說呢？如果他們知道我國哲學著作在民衆中散播了幾千萬份，他們又會怎樣說呢？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勝利，這是馬恩列斯的偉大學說在我國成了全體人民學說的活生生的證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哲學必然要發揚起來。我們的時代，是列寧斯大林時代，是我國人民的時代，是我國人民成了勝利者的時代，我們不愧爲這個時代的人！（熱烈的長時的鼓掌）

（完）



日丹諾夫同志
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發言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版 佳.1—2000.

定價：150元